



[法] 大仲马 (Dumas,A.) ◎著 师红◎译

三个火枪手

SANGEHUOQIANGSHOU 二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

[法] 大仲马 (Dumas,A.) ◎著 师红◎译

三个火枪手

SANGEHUOQIANGSHOU 二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个火枪手/(法)大仲马(Dumas, A.)著;师红译.—4版.—乌鲁木齐: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2012.5

ISBN 978—7—5469—2408—3

I. ①三… II. ①大…②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79903 号

三个火枪手

著 者 (法)大仲马(Dumas, A.)

译 者 师 红

责任编辑 祝安静

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830011)

发 行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36

字 数 475千字

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5469—2408—3

定 价 71.80元(全三册)

第二十一章 温特伯爵夫人

一路上，公爵努力想从达尔大尼昂那里得知一些信息，并不是事情发生的所有情况，而是达尔大尼昂自己所知道的。凭他自己的记忆，加上从这个年轻人那里听到的一些信息，他极其清楚王后现在处于危险的境地，王后那简短却又清楚的信，也给了他线索。

但是使他最惊奇的是，红衣主教对这个年轻人进入英国是很有成见的，可居然没有在路上逮着他。看到公爵一副吃惊的样子，达尔大尼昂就向他讲述了他所采取的预防措施，说是多亏他的三位朋友，他们怎样受了伤，怎样被他留在了路上，而他又是怎样逃脱了瓦尔德先生刺破王后信的那一剑，并且还重重地回击了他一剑。公爵听着他朴素自然的叙述，不时吃惊地看着这个年轻人，好像他不能理解这个年轻人，因为从这个年轻人脸上看，他虽然还不到二十岁，但是却表现得很审慎、勇敢、忠诚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两匹马像风似的地快速飞奔着，他们一会儿便来到伦敦城门前。达尔大尼昂以为他们到了城内，公爵就会减慢，可并不是这样，公爵保持速度不变，一点也不在意他在路上会出什么事故。实际上，在穿过伦敦旧城的时候，已经出现过两三次事故了，可是白金汉甚至懒得回头看一看他把别人撞成什么样。达尔大尼昂跟着他，周围好像传来了许多诅咒声。

一进到官邸的院子里，白金汉便从马上跳了下来，他一点也不考虑马的状况，把缰绳扔到马的脖子上，就向前厅跑了过去。达尔大尼昂和他一样，但是他却稍稍有点关心两匹骏马，他很赞赏这两匹马。但是，他看到有三四个马夫已经从厨房里和马厩里跑出来，并且在精心照料马的时候，他感到很是满意。

公爵快速走着，达尔大尼昂几乎跟不上他的步伐。穿过几个房间，这些房间都是那样雅致，都是法国那些大贵族们所难以想象到的。最后，他们来到一间卧室里，里面富丽堂皇得令人难以形容。在卧室的凹室里，有一扇门



被隐藏在壁毯后面，公爵用一把小金钥匙打开了门，这把小金钥匙用金链拴着，挂在他的脖子上。出于谨慎，达尔大尼昂一直都在后面跟着。但是，当白金汉公爵进门的时候，他转过身来，看到年轻人正在那儿犹豫。

“进来！”他大声说道，“如果您有机会被王后陛下召见，就告诉她你所看到的一切。”

受到公爵邀请的鼓励，达尔大尼昂跟着他走了进去，公爵把门在后面给关上了。

他们两个人来到了一个小圣堂里面，墙壁上覆盖着刺金的波斯丝绸，被许多蜡烛照得闪闪发亮。在一个祭坛样的台子上，在用红白两色羽毛点缀着的蓝色天鹅绒遮篷的下面，是一个安尼·奥地利的全身肖像，与她本人完全一样。此时达尔大尼昂吃惊地大叫了一声，因为他认为王后要讲话了。

在祭坛上的肖像下面，放着装有钻石坠子的那个首饰盒。

公爵走到祭坛旁，跪了下来，像一个跪在十字架前的牧师一样，打开了那个首饰盒。

“那儿，”他说着，从首饰盒里拿出一个挺大的蓝色丝带，上面缀有闪闪发光的钻石，“这就是那些宝贵的坠子，我已为此发过誓，我要让它们和我一起埋葬。王后把它送给了我，现在王后又想把它们要回去。我们必须像服从上帝的命令一样，服从王后所有命令。”

然后，他开始一颗接一颗地吻那些坠子，他就要与它们分开了。就在那一刻，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声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达尔大尼昂担心地大声说道，“出了什么事情，我的大人？”

“一切都完了，”白金汉大声说，脸色苍白得如同死人，“有两颗坠子不见了，现在只剩下十颗了。”

“可能是您把它们给弄丢了，我的大人，还是别人把它们给偷去了？”

“它们被偷去了，”公爵说道，“这是红衣主教作的恶。看，系在坠子上的丝带已经用剪刀给剪断了。”

“如果大人怀疑它们被偷了，那或许偷那两颗坠子的人还正拿着它们呢。”

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！”公爵说，“我只佩戴过一次这些坠子，还是在八天前，国王在温泽举行的舞会上。以前我曾与温特夫人争吵过，在舞会上，她和我配合得很和谐，这种和谐并不代表着什么，只是一个嫉妒的妇女所采取的报复。从那天起我再也有见过她。这个女人是红衣主教的特务。”

“在整个世界上都有红衣主教的特务！”达尔大尼昂大声说道。

“啊！是的，”白金汉极其气愤地说道，“是的，他是一个可怕的对。但是什么时候举办那场舞会呢？”

“下星期一。”

“下星期一！对我们来说还有五天的时间，时间足够了。帕特里克！”公爵把小礼拜堂的门打开，叫道，“帕特里克！”

他的贴身男仆走了过来。

“去找来的我的首饰匠和秘书！”

男仆迅速退了出去，一声不吭，这表明他对盲目服从、毫无怨言，已形成习惯。

尽管首饰匠先被传叫，可秘书却先到了。因为秘书就住在官邸里面。他发现公爵坐在卧室里一张桌子旁边，正亲自写着几条命令。

“杰克逊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您立即去掌玺大臣那儿，告诉他我要让他执行这些命令。我希望这些命令能很快地被发布出去。”

“但是，我的大人，如果掌玺大臣问我您实行这样一项非常措施的目的，我将回答什么呢？”

“这是我乐意做的事，我不至于向每个人都说一下我想做事情的缘故吧？”

“这就是答案吗？”秘书微笑着说，“如果陛下意外地出于好奇心，而想知道为什么不准任一艘船离开大不列颠的所有港口，我该怎样回答呢？”

“您说得对，先生。”白金汉答道，“如果那样的话，就对国王说我决定发动战争，这是我反对法国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。”

秘书鞠了一躬出去了。

“我们在那边是安全的，”白金汉转向达尔大尼昂说道，“如果那两颗坠子还没有离开巴黎，它们将会在您之后到达法国。”

“怎么会是这样呢？”

“我刚才下了一条禁运命令，现在在英王陛下的海港里停泊的所有船只，没有特殊的许可，一艘也不能起锚。”

达尔大尼昂呆呆地看着这个人，他通过国王对他的信任掌握着大权，可他却利用这个来经营个人阴谋的爱情。白金汉通过年轻人的脸色，看出了他的脑子里正在想些什么，他微微笑着。

“是的，”他说，“是的，安妮·奥地利是我真正的女王。只要她说一句话，我就会背叛我的国家，我就会背叛我的国王，我就会背叛我的上帝。她要求我不要向拉罗舍尔的新教徒派遣援军，虽然我曾经承诺过，可我还是按她说的那样做了。我没有遵守诺言，那是真的，但是那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我

顺从了我的爱情，我的遵从不是得到很高的报偿吗？因此，我拥有了她的这副肖像。”

达尔大尼昂非常吃惊地发觉：维系着一个国家与所有人的生命线，是那样脆弱，是那样难以预料。

就在他苦苦沉思的时候，首饰匠进来了。他是一个爱尔兰人，技艺高超，而他自己承认，每年他都要从白金汉公爵手里赚到十万英镑。

“奥瑞利先生，”公爵领他进入了小圣堂，说道，“看一下这些钻石坠子，给我说说每颗的价钱。”

那首饰匠只是扫了一眼那些首饰精致制作的式样，跟别的钻石的价值作了一下比较，又估算了一下，就毫不犹豫地說道：“每颗一千五百比斯托尔，我的大人。”

“制造两颗跟它们一样的首饰要用几天的时间？您看，那上面缺了两颗。”

“八天，我的大人。”

“如果后天我能拿到的话，每一颗我会付给你三千比斯托尔。”

“大人，您会得到它们的。”

“您是一位人中的宝石，奥瑞利先生，但是那还不是全部，这些首饰不能靠任何人，它只能在宫里制造。”

“不可能的，我的大人，除了我自己之外，没有人能把它们做得让人辨不出新旧。”

“所以，我亲爱的奥瑞利先生，您是我的囚犯，而如果您想离开我的宫殿，您是做不到的。因此，做出最好的来。跟我说您要的工人的名字，并指明他们所必须带的工具。”

那首饰匠对公爵很了解，他知道所有的异议都将是无用的，于是，马上就决定了怎么做。

“能允许我通知我的夫人吗？”他说道。

“噢！如果您愿意，您甚至可以见见她，我亲爱的奥瑞利先生。您的囚禁会很温和的，放心好了。另外，每一种麻烦都应受到补偿，除了那两颗坠子的价钱外，这里是一张一千比斯托尔的支票，忘记我给您带来的麻烦吧。”

达尔大尼昂不能不因这位首相而万分惊愕，他如此想怎样就怎样地支配着每一个人与数百万的金钱。

至于那首饰匠，他给妻子写了信，并把那张一千比斯托尔的支票寄给她，又让她在收到信后，作为交换条件，把他最灵巧的徒弟，和他那些已经写上了重量和名称的钻石，还有所需要的工具都给他送来。

白金汉把首饰匠引到一座他专用的房子。在半小时之后，那个房间就变成了制作间。然后，他在每个门口安排了一个哨兵，并下令，除了他的帕特里克之外，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这个房间。我们更不用说，首饰匠与他的助手也被禁止以任何理由出去。

这一点解决之后，公爵转向达尔大尼昂，“现在，我年轻的朋友，”他说，“英国是咱们的了，您想要什么东西，期望得到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一张床，我的大人，”达尔大尼昂回答说，“我承认，目前，这是我最需要的一件东西。”

白金汉给了达尔大尼昂在他自己的隔壁的一个房间。他想让这个年轻人留在他身边，倒不是他不信任他，只是为了能有个人，他可以经常与之谈谈王后。

一个钟头之后，一项法令在伦敦公布了：不准任何开往法国的船离开港口，甚至是送信的定期邮船。在每个人的眼中，这是对两个王国之间战争的声明。

在第三天十一点钟的时候，那两颗钻石坠子完工了，模仿得如此的好，如此的相像，以至于白金汉都不能分辨出新旧来，而这一行业中专家，也会跟他一样被蒙住。

他马上叫来了达尔大尼昂。

“这儿，”他对他说，“这是您来拿的那些钻石首饰。请您为我作证，证明我做到了一切人的能力所能做的事。”

“放心好了，我的大人，我会把我看到的一切的东西都说出去。但是，大人是要把这些坠子交给我而不是放到匣子里面吗？”

“匣子会碍了您的事。而且，那个匣子在所有剩下的东西中，对我来说最珍贵，您可以说我把它留下了。”

“我一定会履行您的命令，一字不漏，我的大人。”

“那么现在，”白金汉真诚地看着年轻人说道，“我要怎样做才能够报答您呢？”

达尔大尼昂的脸一下子全红了。他明白，公爵正在想方设法让他接受点什么东西。而那种认为他的朋友们和他自己的血，能用英国的金子来偿付的想法，让他非常的反感。

“咱们互相都要搞清楚，我的大人。”达尔大尼昂回答道，“咱们先把事情搞清楚，以免造成误会。我为法国的国王和王后卖力，并且是埃萨尔先生的禁军队的一分子，而埃萨尔先生与他的内兄德·特雷维尔先生，尤其忠诚于



他们的国王和王后。因此，我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为了王后，根本就不是为了大人您。而且，倘若不是为了讨一位我所钟爱的夫人的喜欢，我很可能不会干这件事；那人对于我来说，就跟王后对于您一样。”

“对，”公爵微笑着，说道，“我甚至相信我认识那个人，她是……”

“我的大人，我并没说出她的姓名。”年轻人急忙打断了他。

“不错。”公爵说道，“而我要对那个人表示我的感激之情。”

“您说对了，我的大人，在两国交战时期，我承认，在我眼里大人您只不过是一个英国人，甚至是我的一个敌人。我在战场上碰到您，会比在温莎公园或者是罗浮宫的走廊里碰到您要高兴得多。但是，这一点也不会阻止我去完成我的使命，并且为了完成它，必要时，我会牺牲自己，但我跟大人再重复一次：大人您没必要在这第二次见面中，亲自对我表示比第一次更多的感谢。”

“我们有句俗话，叫做‘自豪得像个苏格兰人’。”公爵喃喃地说。

“我们那也有句俗话说，叫做‘自豪得像个伽斯科尼人’。”达尔大尼昂答道，“伽斯科尼人就是法国的苏格兰人。”

达尔大尼昂朝着公爵鞠了一躬，就准备走。

“哎，难道您就这样走了吗？到哪儿去？又是怎样走呢？”

“倒也对。”

“上帝！这些法国人总是这么自信！”

“我忘记了英国是一个岛国，而您是这儿的国王。”

“到港口去，找到那艘双桅船桑德，再交给船长这封信。他会将您送到一个小小的港口。在那儿一定没有人在等您，而平时只有渔船在那里出入。”

“那个小港口的名字叫什么？”

“圣瓦莱里。不过，听着，到达那里的时候，您要到一家简陋的客店去，那家客店不光没有名字，还没有标记，纯粹是一家渔家小店。您不会搞错的，那儿仅此一家。”

“那然后呢？”

“您要找到店主，并重复着跟他说‘Forward’这个字眼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法语是前进的意思。他会给您一匹备好了全部鞍具的马，并给您指出您该走的路，您会发现，用相同的方法，一路上，会有四个驿站。倘若您把您在巴黎的地址告诉给这些驿站，那么这四匹马会跟您到那儿去。您已经认识了它们中的两匹，而您跟一位专家一样，好像很欣赏它们，它们是咱们曾骑

过的那两匹。你可以相信我，其他的两匹绝不会次于这两匹。这些马都是装备起来打仗用的。无论您有多骄傲，您都不会拒绝接受其中的一匹的，那就让您的三位朋友接受另外那三匹吧。而且，这也是为了跟我们打仗呀。就像你们法国人说的那样，只要能有结果，不管手段如何，是不是？”

“对，我的大人，我接受它们。”达尔大尼昂说，“如果能让上帝高兴，我们会用好您的礼物的。”

“好吧，现在，握握手，小伙子。可能很快我们就会在战场上碰面，不过现在，我希望，我们是作为好朋友而告别的。”

“是的，我的大人，但也希望很快就成为敌人。”

“放心好了，这个我答应您。”

“我相信您的话，我的大人。”

达尔大尼昂朝公爵鞠了一躬，接着就尽快地往港口跑去。

在伦敦塔的对面，他找到了给他指定的那艘船，把他的信交给了船长。船长让港务监督给办了签证之后，马上就准备出海了。

有五十艘等着出发的船。

在经过其中的一艘船时，达尔大尼昂觉得他好像看见那条船上有个女人，是在麦安镇见过的，那位陌生的绅士叫她米拉迪，而达尔大尼昂觉得她特别美丽。但是，由于水流很急，又顺风，他的船经过如此之快，以致他只来得及看了她一眼。

第二天大约早上九点钟的时候，他在圣瓦莱里上了岸。

达尔大尼昂马上开始找那家客店，凭着从那里传来的嘈杂声很容易就发现了它。人们在谈论英法之间的战争的事，认为战争已经很近了，是绝对会发生的了，而快活的水手们正在里面大开酒宴。

达尔大尼昂从人群中穿过去，走到老板跟前，并说出了那句“Forward”。那老板立即暗示他跟着他走。跟他一块儿出了一扇通往一个院子的门，把他领到了马厩里面。一匹装备好鞍具的马正等在那里。老板问达尔大尼昂是不是需要其他什么东西。

“我想知道我要走的路线。”达尔大尼昂说道。

“从这儿到布朗吉，再从布朗吉到诺夏特尔，在诺夏特尔，到金耙子客店去，把口令告诉给店主，那您就会发现，跟您在这里一样，有一匹备好的马。”

“我需要付钱吗？”达尔大尼昂问。

“所有的东西全付过钱啦，”店主答道，“而且还不少。走吧，愿上帝做您

的领路人!”

“阿门!”年轻人说了一句,就飞快地催马而去。

四小时后,他已经在诺夏特尔了。

他严格遵照他得到的指示去做。在诺夏特尔,就跟在圣瓦莱里一样,他发现一匹备好的马正在等着他。他打算将前一匹马鞍上的几支手枪,搬到他下面要骑的马的鞍子上去,可他发现,在第二匹马鞍子两边的枪袋里,早已装上了同样多的手枪。

“您在巴黎的地址是?”

“埃萨尔禁军队总部。”

“这就够了。”店主回答道。

“我要走哪条路?”达尔大尼昂问道,这次该他问了。

“去卢昂的那条,但您要把卢昂城闪在您的右边。在艾库伊那个小村子那儿您必须停一下。在那儿只有一家法兰西盾牌酒馆。不管它的外表如何,在马厩里您会发现一匹跟这同样的好马。”

“还是同一个口令?”

“对。”

“再会了,老板!”

“祝您有一个好的旅程,先生!您还要什么吗?”

达尔大尼昂摇了摇头,就全速出发了。在艾库伊,重复着一模一样的情形:他找到一位同样热情的客店主人和一匹新马;他跟在前面一样,留下他的地址,又以同样的速度朝着蓬图瓦兹而去。在蓬图瓦兹,他最后一回换掉了他的马。在九点钟的时候,他飞马跑进德·特雷维尔先生家的院子。

他在十二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内走了将近六十法里。

德·特雷维尔接待了他,就像在同一天早晨还曾见过他一样,只不过,握手比以往热烈了一点儿。他对他说,埃萨尔禁军队正在罗浮宫内值班,而他可以马上回到他的岗位上去。



第二十二章 美尔莱宋舞

第二天，巴黎城里，大家都谈论起市政长官们将要为国王和王后举行的舞会，而在那个舞会上，他们的两位陛下将会跳一曲著名的，也是国王最喜欢的美尔莱宋舞。

市政府为准备这场重大的晚会整整用去了八天的时间。市里的木匠们搭起了手脚架子，以便安置应邀出席晚会的女士们；市里的杂货商用两百支白蜡做的火炬来装饰会场，而这在那个时候，已经是闻所未闻的豪华的排场了；还预约了二十位提琴师，开给他们的价钱是以往的两倍，有报道说，在这一条件下，他们要演奏整整一夜。

在上午十点钟的时候，禁军营的掌旗官拉科斯特，领着两名军官与几名弓箭手，来到市政府的书记官克雷芒那儿，跟他要市府大厦所有的房间与办公室的钥匙。这些钥匙马上就交给了他，每一把的上面都有一个标签，以便使用时能辨认出来。于是从那时起，拉科斯特就负责看守所有的门和要道。

十一点钟的时候，禁军一位队长杜哈烈过来了。他带来了五十名弓箭手，马上将他们指派到市政府各个地方，把住所有的门户。

三点钟的时候两连禁军开了过来，一连是法国籍的，而另一连是瑞士籍的；法国籍禁军连一半是由杜哈烈的人组成，一半是由埃萨尔的人组成。

晚上六点钟的时候，客人们都陆续来了。他们一进来，就被安置在大厅里为他们准备的台子上。

九点钟的时候，议长夫人来了，因为跟王后差不多，她是这个晚会最值得尊敬的人物，于是市政府的官员都一块儿出来迎接，把她领进一间专用的包厢内，在王后坐的那个包厢的对面。

十点钟的时候，在挨着圣约翰教堂那边的那个小房间里，为国王准备了一桌甜点与小吃，对面就是市府的银色酒菜台子，由四名弓箭手把守着。

半夜的时候，喊声和欢呼声爆发了，那是国王正从罗浮宫穿过一条条被

彩色的灯笼照亮的大街，往市政府来了。

市政长官穿着呢袍，由六名拿着火炬的军官领路，马上出来迎接国王，跟国王在台阶上相见。巴黎市长对国王的到来表示欢迎；而国王则对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，不过这都是因为红衣主教，主教跟他商讨国家事务，一直把他留到十一点钟。

国王陛下穿着整齐的礼服，由国王御弟殿下、索瓦松伯爵、大修道院院长、龙格维尔公爵、埃勃夫公爵、阿尔古伯爵、拉罗什-吉永伯爵、梁古尔先生、巴拉达先生、克拉马耶伯爵和苏弗莱骑士等人陪着。

每个人都注意到，国王看上去很忧郁，好像有心事。

早有一间休息室为国王准备好了，还给御弟准备了另一间。每间休息室里都放着化妆用的衣服。为王后和议长夫人也作了同样的准备。两位陛下的侍从和侍女，也都要两个两个地到专门为他们准备的休息室里去化妆。

在进入休息室之前，国王下令，红衣主教到的时候要马上向他报告。

国王到达半个钟头之后，又响起了一阵欢呼声，这表明是王后来了。市政长官们跟刚才一样，由他们的卫官在前面开路，前去迎接他们尊贵的客人。

王后走进了大厅。大家发现，跟国王一样，她看上去神色忧郁，而且好像很疲倦。

她进入大厅的时候，一个小包厢里的一直紧闭着的帘子拉开了，露出红衣主教那张苍白的脸，他打扮得跟一个西班牙式的骑士一样，他的眼睛紧盯着王后，一丝令人害怕的微笑闪现在他的嘴边，因为王后没有戴她的钻石坠子。

王后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，来听取市政长官们的颂词，并回应女士们的招呼。

蓦地，国王与红衣主教在大厅的一个门口出现了。红衣主教正小声地跟他说着什么，而国王的脸色十分苍白。

国王没戴面具就穿过人群，而且紧身上衣的丝带也还没系好。他径直走到王后跟前，用一种异样的声音说道：“夫人，既然您知道那会让我非常满意，难道您就没想到戴您的钻石坠子吗？”

王后往她四周扫了一眼，就发现红衣主教正在后面站着，脸上带着恶魔般的微笑。

“陛下，”王后支支吾吾地回答道，“因为，在这样拥挤的人群中间，我怕它们出点什么事。”

“可您错了，夫人！我送给您那件礼物，是想让您用它来装扮您自己的。

我告诉您，您错了。”

国王气得声音直打战。每个人都吃惊地看着、听着这个情形，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

“陛下，”王后说，“我可以派人到罗浮宫去拿，它们在宫里，这样一来，陛下您的心愿就会得到满足。”

“就那样，夫人，就那样，马上做，因为一小时之后，舞会就要开始了。”

王后鞠了一躬，表示服从，接着就跟侍女们到她的休息室去了。

而国王也回到他的房间去了。

大厅里一时间产生了一种不安和混乱的气氛。

每个人都注意到国王与王后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，但他们两个人说话的声音是如此的低，而且出于尊重，大家都站得有好几步远，以至于没有人听到什么。小提琴卖劲地响了起来，可没有人去听。

国王率先从他的休息室里走了出来，他穿着特别雅致的猎装。而国王御弟与别的爵爷都跟国王穿着同样的衣服。这种猎装对国王来说是最合适的，这样一穿，他看上去就真的很像他的王国的第一绅士了。

红衣主教走近国王，并递给他一个小匣子。国王把它打开，发现里面有两颗钻石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就问红衣主教。

“没什么。”后者回答道，“只不过，如果王后戴了那钻石坠子，我会非常怀疑，您数一下。如果您发现只有十颗，问问王后谁从她那里偷走了这两颗。”

国王看着红衣主教像是想问他些什么，可他还没有来得及向他提任何问题，所有的人就都突然爆发出一阵喝彩声。假如国王是他的王国的第一绅士的话，那王后毫无疑问就是法国最美丽的女人。

的确，王后那身女猎装穿在她身上特别合适，她戴了一顶饰着蓝色翎毛的毡帽，披着一件珠灰色的天鹅绒大氅，扣着钻石搭扣，穿着一条绣满了银丝的蓝色的裙子。在她的左肩上的一个跟翎毛与裙子相同颜色的花结上，一串钻石坠子在闪闪发光。

国王乐得直发抖，而红衣主教却恼得直发抖。不过，他们离王后都有点远，他们不能数清楚那钻石坠子。王后确实是戴着它们，唯一的问题是，她有十颗还是有十二颗呢？

就在这个时候，小提琴拉出了舞曲的乐章。国王向议长夫人走去，他应该跟她跳舞。而国王御弟应该跟王后跳。他们站好了他们的位置，于是舞蹈

就开始了。

国王面对着王后跳舞，而每一次他经过她的身边时，他就使劲地盯着那一串他不能确定数目的坠子。而红衣主教则是整个额头上都布满了冷汗。

跳舞持续了一小时，共有十六轮。

跳舞在全场的欢呼声中结束，每人都将他的女伴送回到她的位置上，不过国王利用他所拥有的特权离开女伴，直接匆忙地走向王后。

“谢谢您，王后，”他说，“您很尊重我的愿望，但我想您还需要两颗坠子，而我把它们给您带来啦。”

说着这些话，他递给王后那两颗红衣主教交给他的坠子。

“怎么这样，陛下？”年轻的王后故作惊讶地叫了起来，“您又给我两颗，这样我就有十四颗了！”

实际上，国王数了一下，十二颗坠子全都在王后的肩上。

他叫来了红衣主教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，红衣主教先生？”国王严厉地问道。

“陛下，这个意思是，”红衣主教回答道，“我希望送给王后陛下这两颗坠子，却又不敢自己送给王后，就想用这个办法让她接受。”

“我真是太感谢红衣主教了，”安尼·奥地利微笑着回答道，那微笑表明，她根本就不会被这种献殷勤的精巧的手段骗住，“我能肯定，只这两颗坠子让您付出的代价，就抵得上其他所有的坠子让国王陛下付出的代价。”

然后，向国王与红衣主教施了一下礼，王后就向她的休息室走去，她要在那儿换掉她的那身装束。

在这一章一开始，我们就介绍了很多有名望的人物，并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这些人的身上，而不得不从另一个人身上转移过来，就是使安尼·奥地利刚才大败红衣主教的那个人，而他混杂在一个门口的人群当中，无人认识也没人注意，在那里看着那个只有这四个人才理解的场面——国王、王后、红衣主教跟他自己。

王后刚回到她的休息室。而达尔大尼昂正要走，他感到他的肩膀被轻轻拍了一下。他一转身，就看见一个年轻女子，示意他跟着她走。那年轻女子的脸上戴着一个黑色的丝绒面具。不过，尽管她这样警惕，事实上，她更多的是防备别人，而不是他，他马上就认出这位他平时的向导，轻盈而又聪明的波那雪太太。

前一天的晚上，达尔大尼昂让人把她请去，他们只在瑞士卫兵热尔曼那儿见了一面。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人迫切地想把信使平安返回的好消息票报给

王后，所以，这两个恋人只说了几句话。因此，达尔大尼昂因为爱情与好奇心的双重作用，就跟着波那雪太太。一路上，他们穿过的走廊上，人越来越少，达尔大尼昂想让这年轻的女人停下来，抓住她并好好地看看她，就算是一分钟也行。但是，那年轻的女人轻快得像一只小鸟，老是从他的手中溜掉，而当他想跟她说话的时候，她的一根手指头就会贴上他的嘴唇。这动作特别优雅而又充满着命令的意味，提醒他，他现在正处在某一种意志的支配之下，而他只能盲目服从，不允许有任何抱怨。走了大概有一两分钟的路程，波那雪太太打开一间漆黑的屋子的门，把他引到房间里面，在那儿她再一次示意他要安静，然后她打开隐藏在壁毯后面的第二扇门，门里射出耀眼的灯光，她消失了。

达尔大尼昂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，问自己他可能是在什么地方，不过，时间不长，那穿过这个房间的灯光，和那从同一地方向他迎面扑来的温暖而又芳香的空气，那两三个女人恭敬而又优雅的谈话，“陛下”这个词被重复了好几次，这些清楚地表明，他正在王后的休息室的隔壁的一个房间里。

年轻人在黑暗里边等边听。

王后看样子很快乐，这好像让她身边的人很惊异，因为她们平时习惯看到她总是很忧郁而且很小心。王后说自己的快乐是因为晚会很精彩，是因为这舞会让她感到很开心。一位王后，无论她是笑还是哭，谁都不允许跟她唱反调，因此，大家都在说巴黎市政长官们是多么的好客。

尽管达尔大尼昂从来没有见过王后，可他马上就从别的人的声音中听出了她的声音，首先是她稍微有一点外国口音，其次是她跟所有的君王一样，声音中自然流露出一种统治者的威严。他听到王后走近又离开了这扇半开着的门，甚至有那么两三次他看见有一个身影遮住了光线。

最后，一条非常美丽而且很白的手臂一下子穿过挂毯伸了出来。达尔大尼昂马上就明白了，这就是他的报偿：他一下子跪倒在地上，抓住那只手，用嘴唇恭敬地贴在上面了一下。然后，那只手就抽了回去，却在他的手里留下一件东西，他感觉到那是一枚戒指。

门马上就关上了，而达尔大尼昂发现自己再次处于漆黑之中。

达尔大尼昂把那戒指戴在他的手指上，又接着等了起来。很明显，事情还没有完。在他的投入得到回报之后，他的爱情也会随之而来的。另外，尽管舞已经跳过了，可晚会却是刚刚开始，在三点钟的时候还会有夜宵，而圣约翰教堂的大钟已经敲过了两点三刻。

慢慢地，隔壁房间的说话声音弱了下去，接着一群人就走了，一会儿，

达尔大尼昂所在的那个房间的门被打开了，波那雪太太进来了。

“您总算来了。”达尔大尼昂嚷道。

“安静！”少妇边说边把手放到他的嘴边，“不要说话！从您来的路走吧。”

“但是，我何时何地才能再见到您？”达尔大尼昂叫了起来。

“您在家会发现一张纸条，那上面会跟您说清楚的。快走，快走。”

说着这些话，她把走廊的门打开，并将达尔大尼昂推到了房间外面。

达尔大尼昂像孩子一样听话，没有丝毫的反抗与异议。这说明他真的是陷入了爱河。